

結識了一位同鄉司徒雙，她是巴黎大學藝
術史她是個行家裡手，立即打電話請她給我
後哈哈大笑，說：「掃盲」可不敢當，
「個字」，倒是讓我聽得出你心中有誠！」
家中「雙祚閣」，粗線條地介紹古希臘雕
「古典」的代表作之後，便把話題轉到某
對人性的壓抑和對藝術的扼殺上來。就這
歐洲雕塑、繪畫史，便讓老師輕輕地勾勒
浮宮的「鎮宮三寶」——米羅維納斯、勝
莎，老師講得很細。維納斯的斷臂，勝利
，蒙娜麗莎眼角、嘴角所藏著那神秘的微
神。老師問我感覺如何，我反問她可否收
師寫下法國Larousse大字典那一句著名的
a tout vent」（我願為所有想要耕作的
司徒老師有句口頭禪：「與人分享己之所
己之樂。」老師教我藝術史，更教我做己
恐懼不已的那種惡疾抗爭中，她不斷收穫
——幸福。老師的文章寫得很有「骨
透著一種「不死」的精神。文如其人，這
生」的耄耋老人，讓那罕見的精氣神蕩漾
如做人」這個大課題上，也無言地為我
而言，這亦是一種愉悅與享受。

爭時期延安的「四大怪人」，他們不是一般的「怪」，而相當的「怪」。但在他們身上，不僅反映了當年延安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，而且彰顯了中共尊重和包容人才的光輝業績。

第一怪是要求吃雞的洗星海。洗星海是個留法回來的洋先生，性格內向，但卻想什麼說什麼。剛到延安時，他非常厭食，小格內向。後來有人要他寫《黃河大合唱》譜曲，他便提議：「必須每天給我吃一隻雞。要不然一天也寫不出來。」當時的延安，到哪去買雞？沒辦法，只得給他買了兩斤白糖，他盤腿在炕上，抽一口煙，吃一口糖。只用了六天時間，創作出了這首激昂、蒼勁又婉轉抒情的時代樂章。

第二怪是長髮披肩的塞克。他身材高大，一副名士風度，但不留有一頭在延安革命女性那裡看不到的長髮，而且，性格倔強孤僻，常有怪誕之語。他經常叮囑大煙子，一個人到山裡溜騾，不是撿石頭砸鴨，就是劍樹梅花雕刻煙斗和拐杖。有一次，毛澤東派人請塞克去自己的窯洞聊天。但塞克卻當場拒絕，理由是「進不得衙門，受不了在哨兵眼皮下